

学术思想 评论

赵汀阳 贺照田 主编

第一辑

辽宁大学出版社

学术思想评论

(第一辑)

主编 赵汀阳 贺照田

辽宁大学出版社

一九九七年一月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学术思想评论/赵汀阳, 贺照田主编. -沈阳: 辽宁大学出版社, 1997. 3

ISBN 7-5610-3351-6.

I. 学… II. ①赵… ②贺… III. 社会科学-学术思想-思想评论 IV. C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01029 号

学术思想评论 (第一辑)

主编 赵汀阳 贺照田

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新华书店经销

(沈阳市崇山中路 66 号)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7.5 插页: 3 字数: 400 千

1997 年 1 月第 1 版

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500 册

责任编辑: 刘广兴

封面设计: 小羽

版式设计: 李平

责任校对: 东篱

ISBN 7-5610-3351-6

C 20 定价: 28.00 元

为了学术与思想的深化

季羡林题

前言

最重要的问题都是现实问题。因此，我们希望通过《学术思想评论》实现一种关涉现实的思维方式，要求在思想学术讨论中能使人们看到一些试图解决问题的做法，而不仅仅是一些对事情的看法，或者说，要多一些思考，少一些表态。

无论在《学术思想评论》的专题讨论中还是在书评中，我们要求作者首先要进入问题并且就事论事地进行分析 and 提出设想，我们相信这才是读者真正需要的。在这个时代里，看法已经过剩，已经足够多元，已经足够大同小异。“事情该怎么看”变得相对次要，“事情该怎么做”成了更重要的问题。因此，我们不打算让读者在《学术思想评论》中只看到“你赞同这种看法而他不赞同这种看法”这类趣味性表态，而将努力使读者能看到“这种设想在某一点上有困难，可以有这样一种改进，或者可以有另一种更合理的设想”这种意义上的讨论。这就像对棋局的评论，说出这一步下得好还是不好，不算是评论或研究，你必须说出如何不好和什么是好的。没有证明的东西不存在。那种以情感和趣味代替思想，以废话和废料堆砌学术的行为已经

损害了思想学术这一概念。

除了相当篇幅的书评,《学术思想评论》设有两类专题讨论,一类是“思想性”的,一类是“学术性”的。这种区别仅仅意味着讨论方式的不同,不是说它们是分离的。事实上,经过充分讨论的思想就会产生学术问题,而真正的学术分析必定具有思想水平。在每个专题讨论中,都将就某个特定问题展开深入的多方对话。我们不把“对话”理解为多种意见互相增进了解的过程,而是理解为从多种意见去对同一个问题产生影响,或者解决这个问题,或者改变这个问题,或者明确需要考虑的相关问题。我们想展示的不是“如此多”的意见,而是值得多方努力的问题。

《学术思想评论》的书评在选题上无限制,但要求它是相当于学术讨论的文章,那种自由联想式的书评对于《学术思想评论》来说将被视为不合适的。

另外,也将设有关于思潮和动态的评论以及学者自述。

我们希望《学术思想评论》能代表一种健康清醒的文化行为,一种有实际意义的文化操作,并且希望它能促进人们的独立思考,更多地思考实际存在着的问题,尤其提倡一种就事论事、清楚明白的讨论方式。

这就是我们想做的事情。

目 录

前 言

学术现象论析

——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学术

- 叶秀山：“思潮”与“学术” (1)
- 徐友渔：学术范式的转换 (8)
- 周国平：圈外人的臆想 (22)
- 何光沪：门外谈学 (29)
- 赵汀阳：文化实力 (40)
- 陈少峰：在学术内外

——关于人文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定性

- (44)
- 舒 炜：个人感触 (50)

专题一

——不含规范的道德是否可能

- 赵汀阳：不含规范的伦理学 (52)
- 1995.10.20

- 梁治平:《不含规范的伦理学》一文中
的两个悖论 (69)
- 周国平:伦理学和价值层次 (77)
- 何光沪:最高目标和最低规范
——一位非伦理学者对一篇非伦理学论
文的苛评 (83)
- 刘军宁:美德与黑暗时代 (120)
- 苏晓离:含合理规范的伦理学 (135)
- 张 盾:伦理学的另一种可能性 (167)

专题二

——从创作批评实际提炼诗学问题

- 西 川:生存处境与写作处境 (180)
- 程光炜:九十年代诗歌:另一意义的命名
..... (200)
- 肖开愚:九十年代诗歌:抱负、特征和资料
..... (215)
- 欧阳江河: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 (235)
- 王家新:奥尔菲斯仍在歌唱 (252)
- 唐晓渡:五四新诗的现代性问题 (262)

学者访谈

转型时期的文化建设

- 陈来先生访谈录 (273)

阐释与分析

- 刘光耀：语言与逻辑：通向上帝之思的思
——何光沪《多元化的上帝观》
试读之一…………… (283)
- 周 晋：读《有无之境》兼论“定性书”
…………… (305)
- 李 河：从“应当”到“能够”的实验
——《良心论》读后…………… (316)
- 王炳文：胡塞尔的超越论的现象学及其他
——《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
现象学》译后记…………… (346)
- 章建刚：经济伦理学的必要性和资本主义道德基础
——读科斯洛夫斯基的《资本主义的伦
理学》…………… (373)
- 伯恩施坦：实用主义的复兴…………… (383)

学科与学术史

- 黄卓越：传统文论研究的现有格局与学术
思维调整…………… (407)
- 钱志熙：人文关怀与审美体验
——对文学史研究现状的一点
反思…………… (421)

- 杨立华：历史研究的“造境”与“写境”
..... (428)
- 西 川：贴近创作本身读解 (435)
- 张 帆：元朝的特性
——蒙元史若干问题的思考 (457)
- 周绍泉：徽州文书与明清社会史研究 (481)

术语精义

- 毛崇杰：新历史主义 (490)

序·跋

- 刘 东：《经济与文化——韦伯问题再探索》
序 (495)
- 赵 园：《赵园自选集》自序 (502)

学术经验

- 何怀宏：一个学术的回顾 (510)

学术现象论析

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学术

叶秀山

“思潮”与“学术”

—— 二十世纪快速过去，我们面临着新世纪的到来，在我
—— 研究的西方哲学领域，思前想后，我有一个大概的印象，特别是对欧洲大陆哲学，可以说我有一个自己的看法，但对我们自己的哲学学术情况，却说不出多少话来，应了那句俗话，叫“说别人容易，说自己难”。

我们自己的学术情况，可以追溯到1949年，也可以再往上追，当近、现代中国哲学学术的特殊情形，再往上，可以直接中国文化历史的大传统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性的大题目，做起来当然更难。现在，我们只着眼于改革开放以来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，这十多年的时间，谈一点非常肤浅的感想。

回顾一下八十年代的学术界，其活跃的局面总是令人鼓舞、

兴奋的。那时中国的社会从“文革”的压抑和阴影中解脱出来，百废待兴、百废俱兴，思想活跃的程度，是多少年来没有的，的确是百花争艳的景象。

在这种活跃的场景中，最为突出的是西学在中国的再次受到重视，这也是很自然的，因为改革开放的社会，面对的是一个更为广大开阔的天地，随着政治、经济的交往，学术文化的交流日益增多，在思想学说上也竞相“引进”西方的各种新老学说，一时间尼采、萨特、存在主义……成为哲学文章中常见的名字，随后也有一些专门的著作问世，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这种“引进”的学术水平。

时间进入九十年代，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大势头在继续向前发展，但具体的情况有所不同。就学术界来说，由“引进”西方的学说，进入更加侧重弘扬、反思中国国有的传统文化，于是有“国学”的再次提倡。之所以形成这个趋势，我觉得是有多因素促成的。一方面当然是政府领导的倡导，在弘扬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旗帜下，许多传统的学问得到复兴。就学界自身情形看，我们扩大了交流的范围，也有一定的关系。90年代以来，我们加强了与台湾的民间交流，与经济的相互吸引同时学术文化交流逐渐增多，而在这种交流中，中国传统文化，显然是最为重要的基础和纽带，再加上香港、欧美的华裔学者，连同韩国、日本的学者，都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领域，找到了共同的题目，中国的各种传统学问，成为九十年代的显学，而西方哲学的“引进”和“研究”，相对地就不如八十年代那样热闹。

应该说，无论八十年代的“西学热”，或现在九十年代的“国学热”，对我们这个民族思想文化今后的发展都是有益的，尽管对这两种“热”都有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。我想说的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。

既然叫“热”，我想是指有了一定的“流行”的程度，才

“热”得起来，而“流行”的“热”主要是一种社会的“思潮”，而不局限于“学术”。“学术”一般“热”不起来。

我们做学术工作的，着眼点主要在于“学术”。当然，“学术”不是说与“思潮”没有关系，或者不重视“思潮”；恰恰相反，“思潮”是“学术”更广泛的基础，它可以推动“学术”，但它本身还不是“学术”。八十年代、九十年代的“热”，其中也有不少有学术份量的研究作品，但也有不少学术上软一点但社会影响大的作品。“思潮”与“学术”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但又各有各的作用。我们做学术工作的，希望借助“思潮”的力量，来提高我们工作的社会效益，和自身的社会意义，也希望把“思潮”中涌现出的问题，作更加深入的学理上的探讨，提高和深化这些思想的学术水平。

譬如，九十年代以来，研究西方哲学的，沉静下来了，我们不仅进一步研究了萨特，我们还研究了海德格尔，还有研究了胡塞尔，从学理上研究多种学说的关系，然后我们对于“后现代”、“后结构”，在小热了一些日子后，很快就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，我们对于现今比较活跃的法国哲学，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和研究……当然，这些还远远不够，但毕竟不满足于一时的“热”，或只从某些眼前的社会需要出发，“引进”一些“耀眼”的新学说，而是沉静下来探讨它们的理路。这样，我们作为学术工作者，才能不仅仅限于谈论一般“思潮”，而进入到学术研究、学术探讨的深入层次。“思潮”的影响是广泛的，而学术的作用是深刻的。

只有深入下去，我们自己的独立的见解才能出得来，而不只停留在“介绍”、“引进”的层面上，或发一些貌似新鲜但不着边际的议论。中国的学者，无论对于中国古代的学术或外国现代的学术，都应有自己的独立的、创造性的见解，我们要有自己的独特的学说，这是每个学术工作者都在追求的目标。学

术工作原本是创造性的工作；然而，我们自己的见解，应是有根、有据的，是深入研究、思考的结果，而不是凭空出来的。从“思潮”到“学术”，尤其是哲学性的学术，当然强调“思考”，但“想”总要“想”些“什么”，这些“什么”的“材料”，是要“学”而后知的，更何况，你在思考，别人也在思考，要确切地、深入地了解别人——特别是大哲学家是怎样“思考”的，应是哲学作为学术的基本训练。哲学史上的确也有一些天才式的哲学家、思想家，只着重于自己想，而不太研究别人确切是怎样想的，或者有的学者发现，维特根斯坦在论述问题时，有的地方像康德，有的地方像叔本华，但又都不很确切地是，这是很特别的。维特根斯坦不是念了大量的书之后才出来自己的学问的，也不是钻研某些学派的学说后才出来自己的思想的，我想，这种天才式的人物是历史的特例。我们一般的人，有普通能力的人，不能完全以此为榜样；同时，我们也不必先把自己设定为那种天才式的人，早早就以此方式工作，而不妨降一下格，先从普通的事做起，认真读书，认真思考，果有天才，总会发挥出来的。我甚至觉得，未来的开放社会，“天才”不容易被“埋没”，而倒容易“流产”。

近十年来中国人着重弘扬中国自己的学问，真是一件大好事。中国传统的学问，过去长期以来也是处于被压制的地位，常常用“封建主义”、“唯心主义”这类的帽子来简单对待，所以，尽管中国学者对自己传统学问有着非常深厚的学养基础，这种天然的优势不是研究西方学问的学者所能具有的，但无论在继承和分析研究方面也还有一些问题，就“思潮”来说，需要自上而下的弘扬，而就“学术”来说，也有进一步加深的必要，因而就中国学问领域言，同样也有一个由“思潮”到“学术”的深化过程，不能因为我们有前人的深厚的学术基础，就掉以轻心。

在如今快要告别二十世纪的现时代，我们来弘扬传统的优秀道德文化，使之成为一种“思潮”，发生广泛的社会积极影响，或者深入进行“学术”研究，使之进入现代中国人的内心深处，的确要有个分析研究的态度。在一般“思潮”中，会泥沙俱下，而在研究“学术”中也有个方法问题。

有些学者认为，研究现代的中国哲学，离不开与西方哲学文化的关系这个问题，不能孤立地谈中国哲学的问题，我想这个意见是对的。中国的现代社会，总是在不同的方式下，或不同的程度上和西方的世界产生各种交流、交往，西方的学术文化冲击着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，我国传统文化迎接着西方文化的挑战，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大形势、大事实。这种文化上的撞击，加重了中国学者的任务：研究中国学问的，要懂得西方学问，研究西方学问的，也要懂得中国学问，而两边的学问都是浩如烟海，渊远流长，现今的学者比起古人来，有着双倍任务。实际上，我们的老师这一代学者，像冯友兰先生、金岳霖先生、贺麟先生等，都是学通中西、兼学中西的。

学术和生活一样，都有个“现代化”的问题。西方的学者也很注意如何对传统有一个新的、现代视角的阐释的问题。胡塞尔说，他的理念论正是说了柏拉图想说而没有说清楚的话，海德格尔也说，他要把古人想说而没有说清楚的地方说清楚。古人因为时代的限制，有些问题他们“感觉”到了，但没有“想”得很清楚，今人的条件变了，经验积累了，或现实生活某个方面突出了，有些问题的方面比古人的感受更深、更突出，“想”得也更多，因而可以把古人的思想阐发得更清楚。譬如希腊人也讲“自由”，但不很突出，算不上是哲学的主要范畴，但到了康德，“自由”则是他的哲学的“顶尖”概念。二十世纪以来，西方哲学的反传统的势头越来越大，其实也是从“现代”的视角看“传统”的一种方式。就我研究西方哲学的体会来说，我

觉得他们的“传统”不断在“现代化”，而他们的“传统”也“经得住”“现代化”，“值得”加以“现代化”。

我想，我们中国学术的“传统”同样“需要”、而且“经得住”、“值得”我们去“现代化”它。中国哲学学术的确博大精深，比起老子的《道德经》来，“前苏格拉底”哲学真是“残篇”，而《易经》是一个天、地、人的大哲学体系，真正可以说是古代的“爱智学”。《论语》和柏拉图的《对话》，在哲学精神上不相同，但因儒家关于“仁”（以及与此有关）的学说，却蕴含了古代希腊人所没有、或未曾深究的人生哲理在内。我们甚至有一种感觉：在西方现代一些大哲人“反出”他们的西方“传统”之后他们提出了某些新思想，有些成了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不同于上个世纪的特点，而在这个背景中来思考我们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，竟会觉得我们的传统比他们的传统更接近现代。当然，并不是说说，我们的传统就已经是现代的，不需要新的阐发，而是说，我们确实可以从自己的传统中开发出新意来。

所谓“传统”的“现代化”，西方的学术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系数。中西哲学之交流、汇通、和合，是一个重要的课题，他们之间的交往，不限于一些外在的比较，找出表面的异同，甚至也不仅仅是简单的对话、交谈（各说各的），而是针对“问题”的相互的讨论、辩论。我总觉得，中西哲学、文化、学术固然有很大的差异，但所思考的“问题”在大的方面是一致的，不是风马牛不相及，所以我们可以“理解”他们的思想，他们同样也可以“理解”我们的思想，在这个大前提下，双方对“问题”的“说法”（思想方式）上的不同，正可以互相研发，使对“问题”的“理解”更深入，更全面。

要做到对“问题”的深入探讨，就不能满足于“思潮”的热闹，还要做到“学术”的深化。“国学热”为深入探讨中国哲学、文化的学术工作开创了很好的局面，学术工作者要抓住这

个时机，使中国的传统学问有一个现代的、新的启发，要使西方的哲学工作者在思考哲学问题时，不能忽视或轻视中国（哲学）的“说法”。这不仅仅是个语言文字的障碍问题，德国人、法国人、英美人会从基尔克特用丹麦文写的著作中发现出新的意义来，相信也会从中文的著作中发现出新意义来。

从传统中阐发新的意义首先是我们自己的任务。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富的文化遗产，总体来说是很对得起我们的，我们也要做对得起祖先的事。我们要使祖先的思想在现代也发出它应有的光芒，使他们的思想、“说法”，与现代生活融为一体，而不仅是在一定的时候“热”一阵了事。学术工作正是要把这种“思潮”的热度，保存、积聚起来，经过扎实、艰苦的思考、研究工作，使之成为一种深入持久的“力量”，随时都可以发挥出来。中国的哲学家承继着自己数千年哲学文化传统，对于哲学的“问题”，终归会有自己的独特的“说法”，届时中国的哲学家将更加辉煌地立足于世界哲学之林，对人类哲学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。